

列车长

顧 工 著

作 家 出 版 社

長 車 列

顧 工 著

， 作 家 出 版 社

一九五七年・北京

內 容 說 明

本書包括三个短篇。“偵察員”是描写我軍解放臨川城前，偵察員潛入敵人心臟活捉敵參謀長的故事。“小騎兵”、“列車長”則分別写出了兩個小革命軍人的英勇對敵鬥爭事迹及其成長過程，塑造出小騎兵和小游擊隊員英勇、天真、可愛的真實形象。作品具有一定的藝術感染力，它們通過不同性格的人物，刻劃出了我們革命軍人共同具有的機智、勇敢，對革命無比忠誠和熱愛人民的優秀品質。

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號

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*

書號681 字數85,000 開本787×1092 $\frac{1}{32}$ 印張2 $\frac{1}{16}$ 插圖2

1957年4月北京第1印 195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00001—10000册

定價(6) 0.20元

目 次

偵察員	1
列車長	31
小騎兵	44

偵 察 員

一 任务

連打了三天三夜，解放了臨川城。

城里的敌人全部歼灭，但槍声却响得更加杂乱和紧密——許多战士都在兴高采烈地試着新繳的子弹和槍支。那吱溜吱溜雀噪似的声响，在战斗激烈进行时，是在吓唬着生命，但現在却已經变成了生命的欢呼。

有些战士，裹着躍溝时浸湿的棉衣，抱着沾些血漬的槍刺坐着，呼呼嚕嚕地睡着了。在他們的身前身后，还横七豎八地倒着些才被刺死不久的敌人，几小时前，这些敌人还在惡狠狠地大声嘶叫，但現在却完全悶声不响了。

連長还帶着指揮战斗时的緊張神情——他的神經还没有松弛下来——帽子也沒顧上拉正，甩着爬城牆时划破的軍衣，走来了。在黑暗中，他兩腿在乱纏纏的鉄絲網里絆了絆，然后高喊一声：

“指導員！”

指導員雷子久，正和戰士們擠在一起蒙眬着。聽到這聲招喚，便干嘸嘸地應了一聲——他那宏亮的嗓音，已在昨夜的血戰中，喊的又腫又痛。

連長靠近他，簡潔而快速地說：

“部隊馬上要轉移，營長叫你到師部去領受任務。”

雷子久善于在極度疲憊中，頓時清醒地縷清思緒。他想：為什麼營首長不直接向我交代任務，而要我到師部去呢？這原因，他一下子就猜中了八成：一定又是要去搞偵察，根據他多年來接受偵察任務的經驗，這種任務多半都是高級指揮員當面授予的——這種猜測，使他精神陡增，幾天几夜沒有合過的、干燥的眼皮，也變得清爽而柔潤起來。

他頂着黃河北岸吹來的冷風，找到了師指揮部。

師指揮部是在敵人構築的地堡里，現在已經炸得十分殘破，進去的門被瓦礫堵上了；而在過去槍孔的地方，卻爆開了一個大洞。雷子久從這裡鑽進去後，便看見橫攔着几根坍下來的焦木，焦木的頂端還在燃燒着。

師部作戰科的周科長，就坐在一塊不平整的碎石上，撥着這叢未熄的戰火，烤着因摺疊地圖而凍僵的手。除他以外，地堡里就只有一個表情嚴肅的、正在擦着手槍的偵察班長：岳俊青。——雷子久更確信自己的猜測了，並且明白到：岳俊青就是自己完成這次任務的助手。

周科長听完雷子久短促的報告后，就拉他一起坐到火邊，以一種習慣的、善于精確點明情況的語調說：

“師長出城了，政委出城了，部隊馬上也要全部出城；而你和岳俊青同志留在城里。

“估計敵人的增援部隊，在六個鐘點以后，就會來到這裡；可是不出十天，這支增援部隊也要在這裡葬身。

“你倆的任務是：在七天之內，從城里抓出一個舌頭來。不過咱們有話在先：女的不要，新入伍的不要，當小兵的不需要；最起碼要一個連以上的軍官。”

雷子久听了，樂得心在胸膛里蹦了幾蹦，但表面卻仍然是穩重的：

“可是我離開偵察連已經半年多了，現在在機炮連工作。”

“同志啊！當偵察連副連長也好，當機炮連指導員也好，現在又調去當個臨時的偵察員也好，一句話，服從革命需要。你是做政治工作的，你應該最懂得這一句話。”

一個最樂觀的老偵察員，如果兩個月沒有給他任務，他就會技癢得唉聲嘆氣。周科長完全了解雷子久的快樂心情，所以也不預備多話。他弓着腰走出了地堡，在騎兵牽來的一匹戰馬旁邊站住。他在要跨還沒跨上馬背去的時候，才又像鼓舞又像許愿似的說：

“任務关系到全盤的戰局，所以必須完成。如果你們

抓到的是連長，三等功；如果你們抓到的是營長，二等功；如果是團長，一等功。就是這樣吧！祝你們成功。七天以後再見。”

雷子久、岳俊青目送着周科長的坐騎，和步兵連、輜重連、炮隊都走遠了，消失在晨光初照的城關洞口。部隊走了，戰友走了，如果不是經常出沒在敵人心腹之中的偵察員，往往會感到孤零、不安和眷戀，像是個頭一次離開家門口的農民。——雷子久有意地端詳着岳俊青，看見他面部表情，仍然是在慣有的嚴肅神色中，融合着充滿信心的微笑。

雷子久愉快地想：這是位好伙伴，是位能夠同生死、共患難的好伙伴。

二 理髮店

城里簡直沒有什麼鋪面，玻璃的櫥櫃，已被炮彈震碎，許多招牌也被炸得東歪西倒，有一面不知道怎的竟然會挂到了電綫桿子上面。割斷的電綫，如同是龍鬚樹上的龍鬚，到處向下垂挂着。已經進城幾天的蔣軍，總是過分緊張地從斷綫下面穿來穿去。

蔣軍把空罐頭盒，拋的滿街都是；但他們卻還時時在鬧着飢荒。他們本想進城以後，第一個搜索對象便是饅頭鋪、點心店或是小飯館；但是這些館店卻只用“空空

如也”來迎候他們：不光是鍋灶冷了好多天，而且一粒米渣也難尋。這支蔣軍的部隊，因為想出奇制勝，急于趕路，所以把一些非戰鬥人員！政工隊員啦！新聞室主任啦！伙伕啦！勤務兵啦！全都給扔到後面去了。

在不多幾家開門的店鋪中，其中有一家撐着塊藍布，上面縫着幾個白字：“美華理髮館”。這理髮館只有四五條硬板凳，但上面却常坐滿着長髮蓬亂的蔣軍：他們有的帶着傷感，怀着沉重的心思；有的又面帶笑容的轉告：某某師長在中原陣亡了；有的也在惱怒地詛咒，誰誰誰在後方聯勤總部又發了財；也有人常用臭膩膩的語調，談論着女人……。在他們談論這些的時候，兩個給他們理髮的理髮員却有不同的表示：一個專門給洗頭、刮臉的總是不聲不響的，有時也淡淡一笑；而另一個，卻像對天下的一切事物，都是一個老內行，他一面把剪子、剃刀弄得嘖嘖響，一面還兴致盎然地插入談話，並且大加發揮。

有個專門給高級軍官做飯、送飯的廚師，他肥胖、臃腫，所以常常能把士兵吓上一跳，以為突然來了一位什麼將軍。他由於貪吃和好色，所以眼泡有些過分的浮腫。他坐在理髮的硬板凳上，對邊上一個瘦長條的上士說：

“你說你對全城的娘們，已經作過訪問，可是你就沒有訪問到南關里那個半掩子門……”

上士沒插話。正在給肉頭肉腦的廚師剪髮的那個理

髮員，却接上了碴：

“嗯！这娘兒們我跟她打過幾次交道，有那麼股……”

那上士却一本正經地把話截斷：

“这事兒我告訴你們可得小心，別抓貓沒抓到，倒讓野貓抓。哼！才到的國防部特派員，已經開始迷上了这娘兒們。”

“哪个特派員？”

廚師扫興地問。理髮員也直楞着耳朵在听，但上士的回答却是：

“不知道。”

这理髮館每天都要忙到全城戒严的时候才上門。

上門以后，那个好扯乱談的理髮員，把賺的一卷蔣軍票子数了一数，然后朝口袋里胡乱一塞；而那个年輕些的理髮員，却在悶悶不乐的磨着剃刀。

好扯乱談的理髮員，照鏡子梳了梳油亮亮的分头，还洒上了一些用剩的香水，并且还叫年輕的理髮員来帮他光光臉。

年輕理髮員滿腔的急燥和氣憤，几乎压制不住了，他想大喊，他想暴跳，但結果还只是發出了反感的低問：

“你上哪兒去？”

“南关里。”

“破鞋家？”

“嗯！”

“我不明白你这是在游逛呢？还是在完成任务？完成任务的时间，只剩下最后两天了。”

“唉！怎么办？回去请求延期吧！”

“延期？！”

岳俊青受了侮辱似的，脸胀得通红。雷子久却还用那种玩世不恭的语调说：

“不能延期，那就只好请求处分。”

岳俊青把剃刀啪的一扣，猛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：

“我没听说过……”

雷子久连忙把他嘴掩住，一面训诫，一面却仍然是快活地说：

“你呀！真是嘴小得吃不了枣儿，这么点事儿，就急得皱眉呀！嘆气呀！赶快撂下剃刀，带上手枪，跟我一起来。”

“上哪儿？”

“南关里。”

岳俊青这下才完全明白了雷子久这些日子，并没有在晃晃盪盪，而真正是在每分每秒地观察着，思考着，苦心的计划着。

三 南关里

南关里的破鞋家，只有一間悶人的小屋，窗戶紙糊得非常严紧，除了一个小煤球炉，在散發着一股股使人头晕的煤气外，还可以嗅到一股霉菜干和腌蘿蔔的气味。一般人在这兒坐上两个钟头，就会感到气憋的难受。可是現在雷子久和岳俊青不單是在这间小屋里，而且还被关在这間小屋的衣櫃里面。

他倆在衣櫃里面，总嫌自己出气的声音都太粗，因此尽量地緩慢、更緩慢地呼吸着。虽然越是需要靜悄的时候，喉嚨管便会越發癢的难过，但是倆人誰也不敢發出一点輕微、最輕微的嗽声——他倆集中了全部的神經感应，在諦听着衣櫃外面的动静。

雷子久留在这座城里的第二天，就在理髮之余，和这位破鞋搭上了鉤。雷子久以他的严肃、稳重和慷慨，使这位妇女受到了極大的感动。談到后来，她甚至哭泣起来，万分辛酸地說：

“我在这里落难已經七八年了。我有我的爹娘，我有我的孩子，他們在膠东……”

“那里是共产党的地区。”雷子久不动声色地說。

“我知道，可是我碰到过我們的老乡，他們都說那里的日子过的好……”

“我可以帮助你回去。”雷子久塞给她一卷白天理髮得来的鈔票，“你先拿着这些，过几天我还可以給你更多的路費。”

那位妇女感动得扑倒在雷子久的膝下，但他赶快閃开了，他拘謹得簡直像是“男女授受不亲”的样子。——这位妇女接待客人以来，头一回見到这样和善、这样把她当作人来看待的人。

雷子久很快从这位妇女的嘴里了解到：最近常常跨进她門檻、登上她炕沿的有蔣軍的厨師、下級軍官和國防部的特派員……。

今天，雷子久和岳俊青到了这位妇女家里坐下不久，就听到那位國防部的特派員在叩門了。这下，弄得那位妇女慌里慌張，而雷子久和岳俊青，也做出了一副手足無措的样子：

“这怎么办？这……这怎么办？”

那位妇女也許是由于情急生智，也許是由于遭遇到这种情况不是初次，便倉倉惶惶地把他倆藏进了衣櫃。

他倆在衣櫃里面，听到那个特派員打酒嗝兒的声音，比酒嗝更难听的淫笑声音，脫皮靴的声音，爬上土炕弄响鋪着麦草的声音……。这时，雷子久和岳俊青，就把手槍的大机头一扳，嘩啦一声，推开櫃門，扑向那个正在脫掉上衣的中校軍官。那軍官惊慌得急欲伸手到枕头底下去摸八音槍，但那支八音槍却早已被岳俊青夺到手里。那

軍官調過手來，撈起被子拋擲過來，但雷子久却閃過被子，躍過去一把拖住他的馬褲，把那個軍官從炕上甩到了地下。——那軍官使勁抱住被子，好像是抱着一面擋箭的盾牌，坐在帶有煤灰的泥地上，牙齒咯咯咯地打起抖來：

“你們倆……是是……什麼人？你們犯不上這樣，你們要這個娘兒們……我可以走，可以讓給你們……”

雷子久拉過一條板凳坐下，好像審判官坐上了審判席。並隨手咯噠、咯噠地擺弄着手槍說：

“我們不要什麼娘兒們，我們要的是你，就是為了你來的……。”

雷子久轉過半邊臉來，對邊上手拿雙槍的岳俊青說：

“讓我先來盤問他幾句，你帶着這位大嫂到門外去看看。”

那位婦女本來是坐在那里撥着油燈，現在早把燈油洒了一桌，驚得兩腿抽起筋來。這時聽說要把她帶到外邊去，就歪倒在雷子久的腳邊說：

“先生，您開恩吧！您要我怎麼樣都可以；您要我死，就讓我死在這屋裡吧！”

雷子久叫岳俊青把她攙扶起來，又用好話寬慰着：

“大嫂，你不用怕，對你照直說了罷！我們就是八路軍，我們是來救你，而不是來害你的。”

岳俊青把那位婦人帶到外邊，那位婦人還在滾着泪

珠唠叨：她做这种下贱的事，也是万不得已；她惦念着她的家乡，她也惦念着家乡的老母和孤兒……。妇人的話，岳俊青簡直一句都沒听进去，因为他一面在注意周圍的动静，一面还在諦听着窗戶里面的声音；他一方面在暗喜：“弄到了一个高級軍官”，一方面却在焦虑：“为什么不馬上把他背走呢？”

夜風卷来了北方的寒流，搜寻什么似的奔跑着。天上的群星，也好似凝成了一顆顆小小的冰粒……。

小門推开了，一向笑形于色的雷子久，郁闷地走了出来。

岳俊青忍無可忍地說：

“还等什么哪？赶快把他背走吧！”

雷子久眼睛望着天边，沉思地搖着头：

“不行，不合乎要求。”

“怎么？他哪点兒不够要求？他不是个团以上的軍官嗎？”

“嗯！团以上，可却是新入伍——作战科長不是說过‘三不要’嗎？其中有一条：就是新入伍的不要。这个特派員是才从国防部派来，他還沒見過这里的師長，他对这个師的人員配备、火力配备，簡直像咱倆一样：半通不通。費那个洋勁，把这个廢物背回去干啥？”

“可是今天已經是第五天了，不把这个团以上的背回去……”

岳俊青的話吞吐了一半，就被雷子久用少有的急躁聲調挫斷了：

“不能背回去……我們一定要完成任務，而不是擔塞任務。”

“那你說該怎麼辦？”

岳俊青提了問題以後，雷子久沒有回答，他把槍梭子上的子彈一顆一顆取出來，然後又一顆一顆使勁押進去——這是他在無可奈何的時候，反復思索的時候，常有的習慣動作。他把子彈押到最後一顆時，猛然把梭子拍進了槍柄，又恢復了素常的愉快和振奮：

“岳俊青同志，我們要是把這麼個廢物背回去，那我們簡直也成了廢物，不行，絕對不行。現在我已經把這個廢物塞上棉花，鎖在衣櫃裏了。我說啊！他這個人雖然已經沒有價值，但他穿的那套衣服倒還是有價值的，咱倆應該代替他，去見見城防司令。據他說：他已經和這裏的參謀長約好，明晚在城防司令部見面，你還記得城防司令部在哪兒嗎？”

“據那些來理髮的說：是在東關大街後巷的天主教堂裏面。”

“嗯！不過明天白天最好能先進去看看地形。”

雷子久望着那位坐在樹疙瘩上，還在驚悸和低泣的婦人說：

“那位胖廚師明早也要到你這兒來嗎？”

“是……这是他約好的时候。”

四 送飯的

插着十字架和避雷針的天主教堂，現在里面挤滿了蔣軍的士兵。他們在上帝面前捉着蝨子，他們在做免禱的地方拌着馬料，他們在人們匍伏懺悔的地方，鋪開杀气騰騰的軍用地圖……总之，這塊一塵不染的“聖地”，現在却被一群魔鬼盤踞着了。連主教的寢室，現在也變成為蔣軍參謀長的臥房。

教堂的門口，徘徊着兩個穿棉衣和單褲的士兵，綁腿下面露的腳面，凍成了紅僵僵的顏色。他倆在向陽的地方，使勁弓着腰，搓着麻木的腿和手。

一個挑着飯担的伙伕，累得熱汗滾流地走近了。站崗的士兵，不靈活地橫起槍支高喊：

“站住，干什么的？”

“送飯的——給參謀長送飯的。”

“那胖師傅呢？”

“他說他累病了，叫我代理。”

那伙伕的臉上抹着一道鍋灰，身上穿着一套沾滿油漬的士兵服，這就說明了他全部的工作和身份。他又以一種猥褻的聲氣，湊近那倆士兵說：

“他今天早晨還在南關里，那個破鞋的家里泡着哪！”